

“诗路”里走出的千年古镇

■ 何 俊（湖南）

焦圻镇古称焦泗沔。据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载：“有起于湖南华容的焦圻水流往此地，故名。”它位于湖南省安乡县西北部，东、北与湖北省公安县相邻，西与湖南省澧县一衣带水，南与安乡县安福乡接壤；远有幕阜山高千仞，近有黄山、太阳山及药山葱翠妖娆，南望洞庭湖碧波万顷，身边有焦泗水波光荡漾，低吟浅唱，平畴绿野。

焦圻镇是一块无数次“写”进史诗的宝地，是令家乡人引以为荣的“乳娘”……

被誉为“中华诗祖”“辞赋之祖”的诗人屈原，早年受楚怀王信任，任左徒、三闾大夫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。在楚国国势日弱之际，他提倡“美政”，主张对内举贤任能，修明法度，对外力主联齐抗秦。因遭贵族排挤毁谤，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。

楚顷襄王十八年（公元前281年），遣使诸侯伐秦，已在江南流放六年之久的屈原闻风而动，急忙顺澧水东行，欲回郢都，效力楚国。快到焦泗沔沔阳古渡，便听到河面上传来嘈杂人声和阵阵号歌。他似乎在渺茫中看到了一丝希望，于是催促船夫加快速度。登上河岸，见远处有一个不小的村落，绿树掩映，房舍俨然，酒

旗招展，时鲜果蔬与洞庭风味小吃，惹人馋涎欲滴。再俯视图下，两岸芦荻随风摇曳，好像是宫廷风情万种的舞女。再看那湖中飘动的荷叶，散发着高雅香气的荷花，鱼儿嬉戏玩耍，像一幅流光溢彩的图画。登上绿洲，但见天上白云悠悠，雄鹰翱翔。水边苇叶青青，垂柳轻摇。道旁有白芷、兰花、薄荷、野菊、石菖。屈原很快和绿洲上的主人交上了朋友，他们谈家事、国事，谈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人生的酸甜苦辣，夜间与友人抵足而眠。早晨起来，尽情地欣赏田园风光。屈原行吟于沔阳城，留下了《湘君》这首瑰丽诗篇，诗里有“望沔阳兮极浦，横大江兮扬灵”的名句。先贤已千古，焦圻镇至今仍留有古沔阳的遗址，向世人诉说历史的风云和爱国诗人屈原在沔阳城的美丽传说。

东汉建武二十四年（公元48年），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时曾屯兵在焦圻镇军牧村（今长兴村）及马波湖。

唐朝进士司空图，曾到过焦圻沔阳古城，作诗《沔阳渡》：“楚田人立带残晖，驿迴村幽客路微。两岸芦花正萧飒，渚烟深处白牛归。”

北宋时，此镇小成。《清同治直隶澧州志》载：明朝焦泗沔“县北六十里，三百余户，上属澧州，下属安乡”。

明洪武六年（公元1373年），史称“有文才，

多善政，循行阡陌，作歌劝农，深得民心”的知县吴申巡视过此地。这天，他带着随从，头顶丽日，勒马缓行，一路所见是“绿柳熏风咏醉蝉”“忽瞻晴光百草晖”的田园风光，是新妇老翁忙插田的农事场景，不禁心花怒放。行至焦泗沔村庵堂下马，主人搬来藤床，他躺在树荫里歇息品茗，兴之所至，吟《憩焦泗沔精舍》诗一首：“焦泗沔头新水深，清晖环映小丛林。我来下马日当午，暂且藤床坐绿荫。”字里行间透出了舒适和惬意。吴知县在焦圻镇等地视察后回到县衙，意犹未尽，又写了一首《载秧歌》：“咏也呵，咏也呵，楚人竟唱载秧歌。载秧歌，时已及，闻得村村鼓声急。田夫使牛扶犁耙，田妇栽秧戴凉笠。今日东家栽，明日西家植，轮工皆得相资力。主翁满劝醉子醪，主媼就座分鲜包。一年生计在今朝，叮嘱儿女休辞劳……”好一幅和谐的花耕图！

明崇祯十六年（公元1643年）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派遣知县吴绍先驻焦圻镇。

安乡县前清进士、曾任康熙皇帝侍读、翰林院编修张明先，在《焦圻螺黛》一诗里对此有过精妙的描述：“山隈村落晓风轻，四望焦圻未了青。分得湘君新黛髻，拟来度郡旧螺亭。千寻幕阜岚和接，数点梁峰翠欲停。山水眼前一都会，胜游蓬岛戏穷滨。”康熙年间，清政府设焦圻驿站，并置塘汛

（明清时驻军警备的两种大小不同的关卡）。清嘉庆、道光年间兴旺至极：上街、中街、下街及西街总长35公里，仅商户就达300余家。

有“洞庭峭壁”美称的湘鄂交界的黄山与焦圻镇直线距离仅10来里，其山顶上的云升是焦圻镇人看气象的“预报台”；光耀紫烟为“黄山瑞霞”，兆晴；轻云出岫如“玉女披纱”，兆雨。焦圻镇人凭此安排农事，“较雨量晴雨不爽，未曾祷祝已成霖”。清代文人刘明顺的《屏陵竹枝词》云：“赛社归来酒半醺，路旁游子说纷纷。昨日焦圻街上过，闻道黄山升出云。”正是最真实的写照。

神奇的焦圻古镇从典籍里走出来，又一头扎进了现代浓墨重彩的画屏里。

拥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风貌的焦圻古镇，如今成了湘鄂边界的明珠小镇。这里民风古朴，市场繁荣，是南来北往商贾汇聚之地。四面环水的焦圻古镇像是浮在香荷、绿水之上的一叶扁舫。古时渔人拴船的石桩依旧排列在湖边。古镇由此产生的堤垸文化孕育了哦歌、跳三鼓、虾灯舞、蚌舞、狮子、龙灯、竹马等闻名遐迩。入夜，古镇夜市又是另一番韵味。华灯初上，街心广场上便是一派花团锦簇、歌舞升平的景象……

焦圻，“诗路”里走出的千年古镇！

■ 陈宏宇（黑龙江）

“冰糖葫芦……”一声吆喝从远处传来。有多久没有听到过这声吆喝，已经记不清了，但这声吆喝，瞬间把我带回到儿时的记忆中……

小时候，我家虽然只有两间平房，却有一个院子，父亲在院子角落里又盖了一间小房，面积很小，但有大锅也有炕。每到过年前后，二叔就会来到我家，在这间小房里做冰糖葫芦，卖了，贴补家用。每当凛冽的北风吹过，夹杂着熬煮糖浆的甜味，小房子就成了我最喜欢待的地方。

做冰糖葫芦，首先就是选择山楂。山楂选又红又大的为好，清洗干净后把山楂籽挖出来，用竹签穿起来，穿成一串。

接下来就是熬糖，熬制糖浆是最讲究火候的。要慢慢地熬制，不能急。当糖粒全部融化，就不能再搅动，要用最小的火等待着糖浆慢慢变成透着光亮的琥珀色，此时就熬好了。二叔拿着山楂串，让它们在糖浆里滚动一圈，见在旁边早已经洗净的铁板上，山楂瞬间就穿上了一件透明的糖衣，变得更加晶莹剔透。当然，第一串糖葫芦一定是我的。

冰糖葫芦的口感是甜甜的、酸酸的。山楂红艳艳的，惹人喜爱，糖衣是淡黄色透明的，咬一口又甜又脆，就着冰天雪地的寒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在我小小的心里，冬日里的糖葫芦就是最美丽的色彩，是最好吃的零食。

二叔长得高大英俊，可是北方的冬天真的是太冷了，在重重穿戴的包裹下已看不清眉眼，只能看到圆滚滚的身子和一根用稻草捆扎得圆滚滚的糖葫芦珠子，插满了圆滚滚的糖葫芦。

二叔做的糖葫芦有大有小。好看的、饱满的山楂做出的大串糖葫芦，就插在最显眼的地方，会最先被买家挑走。个头中等的山楂做的糖葫芦，价格就相对便宜一些，而那些小小的山楂，二叔也舍不得丢弃，一样裹上糖浆做成糖葫芦，插在珠子的最底下，而这些糖葫芦是不卖的，一般是当作赠品送给老主顾，或者免费送给眼巴巴围着糖葫芦珠子转却又没钱买的小孩子。每当这时，我都忍住不想拦住二叔，二叔却笑嘻嘻地说：“二叔卖的是糖葫芦，也是幸福的甜蜜，让大家都甜一甜、乐一乐。”二叔笑着递来专门给我留的那支最大的糖葫芦。舔着甜甜的糖衣，我立时转嗔为喜。

如今的冰糖葫芦，花样百出琳琅满目，有香蕉的、菠萝的、橘子的、猕猴桃的……各式各样令人目不暇接，味道更是五花八门、推陈出新。尝遍百味，最喜欢的还是二叔做的山楂冰糖葫芦。

时光匆匆，时光已然过了很多年，二叔也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每次听到“冰糖葫芦……”这声吆，我就会想起那个卖着甜蜜和快乐的二叔。

冰糖葫芦酸又甜

夜读之趣

式——品茶。

身为潮汕人，茶，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在寒冷的冬夜，我习惯泡上一壶热气腾腾的上好单枞茶，轻轻啜饮一口，那温热顺着喉咙直达心底，驱散了外界的寒意，暖手暖心。热茶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，与书香交织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冬夜氛围，让人仿佛置身于宋代翁森《四时读书乐》中所描述的情形：“地炉茶鼎烹活火，一清足称读书者。读书之乐何处寻？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这份围炉读书，对梅饮茶的清欢与宁静，让人沉醉不已。

当然，也不单单喝单枞。茶的种类繁多，各具风味。红茶，温暖而醇厚，与经典文学作品厚重感相得益彰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哲思。绿茶，清新而淡雅，与用细笔触描绘生活点滴的散文集适配度极高。而花茶，则以其芬芳的香气和甜美的口感，与浪漫小说相映成趣。茶香缭绕中，我沉浸于书海，时而沉思，时而感叹。仿佛时而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，探讨人生的真谛；时而与诗人同行，领略山川的秀美；时而与哲学家争辩，探寻宇宙的奥秘。我不急于翻页，不急著匆匆喝完一杯茶，因为越是引人入胜的情节，越是要放慢节奏，细细品味，让茶香与书中的韵味交织、升华，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美好。

久读品茗，腹内渐空，我便效仿《红楼梦》中的雅趣，烹制一碗热气腾腾的酸笋鸡皮汤或是熬煮一碗温连红枣汤，在美食的温润滋养中，继续沉浸于书海。有时，也会煮上一碗汤圆，想象李碧华笔下那“馅儿心是麻蓉加上玫瑰露酒，泡在姜汁糖水中的”酒心姜汁汤圆，该是多么美妙的滋味。这样的美食，不仅满足了味蕾，也为冬夜的读书时光增添了

几分生活的乐趣。

冬夜漫漫，书为知己，茶为良伴，美食添趣。在这一方小天地里，我沉醉于知识的浩瀚，享受着茶与美食带来的慰藉，感受着时光的缓缓流淌，心中满是惬意与满足，愿此夜长留，让书香、茶香、食香交织的温暖，如冬日里的灯火，照亮心灵，温暖岁月，永不熄灭。

最美的灯花

小时候的我，总是钟情于静静坐在煤油灯旁，凝视着那跳跃的火焰，或看书或发呆，直至很久。火焰里面，有时候会长出来一些小小的灯花，毫不拘谨地在灯芯之上绚烂绽放。灯花的形态各异，有的如盛开的牡丹，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光的映照下，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散发着雍容华贵的气息；有的似小巧的雏菊，简约而纯粹，洋溢着一种质朴纯真的美，宛如邻家少女般清新自然。奶奶说，灯花是吉祥的象征，每当看到灯花，就像看到了希望的阳光，好事定会悄然而至。在那个懵懂天真的年龄，我对这小小的灯花便充满了敬畏与期待，视为上天赐予我们的神秘礼物。

奶奶和我一样，在煤油灯光的笼罩下，她会端来针线筐，安详地坐在一旁做针线活。她微微眯着眼睛，手中的针线在布片间轻盈地穿梭，那细细的线在灯光的照耀下，恰似一条灵动的银蛇，游走在布的世界里。而我则沉浸在小人书的奇妙世界里，那黑白的画面在灯光的映照下，仿若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幅画，都变成了一把神奇的钥匙，引领我走进一个个如梦似幻的场景。

冬天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雨滴宛如晶莹的珍珠，打在窗户的玻璃上，流淌成一道道如梦如幻的水痕。屋内，煤油灯的光愈发显得温暖而祥和，光芒映照在窗户上的水汽上，形成一片朦胧而迷离的光晕，仿若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我忍不住伸出小手，在水汽上画出山峰、湖泊、花草等各种形状，尽情释放着

孩提时代天生的淘气。

夏日的夜晚，蚊虫如同一群追光的精灵，在灯光周围欢快地飞舞。它们好像从不惧怕灯花的热度，为了一种爱好或者是信仰，常常执着地演绎飞蛾扑火，纵然拿着扇子驱赶，也总是徒劳无功。看着它们伤的伤，死的死，我总是无法理解也心生怜爱，最后，只有在灯花的周围，用透明的纸做了一个大大的灯罩阻隔起来，不希望再看到这样危险的事情发生。

后来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家里竟然有了一个新的玩意儿——马灯。马灯造型优美，身姿威武，还有专用的提手。它的灯光大小可以用按钮调节，赋予了人掌控光明的力量，还有那专用的灯罩，宛如忠诚的卫士，时刻守护着它的光芒。它可以被提在手中，自由漫步在室内外，不惧风的挑衅。而马灯里的灯花，就像是水晶球里的自由舞者，在光明的舞台上欢快地跳跃。它绽放着自己的美丽，用那又大又绚烂的火花，占据着我幼小的心灵，成为记忆中永不落幕的璀璨之星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上世纪80年代，电灯宛如一位现代的光明使者，逐渐走进了乡村。曾经的煤油灯，早已被尘封遗忘在了不起眼的角落，成为一段无法返回的历史。但是，那些曾照亮了我整个童年的最美灯花，却成为我心中的永恒定格，偶尔回味，依旧散发着浓浓的诗意，闪耀着迷人的光辉。

■ 徐 静（陕西）

我居住的小区地处城乡接合之处，农历每逢“三和八”，门口街道的集市便熙熙攘攘起来。那是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，而其中最让我心动的，便是那些带着冬寒印记的美食，在这寒冷的季节共舞，构成了独属于陕西的“冬味和冻味”。

踏入集市，目光总会被路边一溜质朴的小摊牢牢吸引。简陋的竹筐随意摆放，里面满满当当盛着各类经冬寒冻的吃食，仿佛是冬季馈赠的宝藏。我虽生于斯长于斯，可面对这些陕西冬日独有的美食盛景，心中的热忱与新奇从未消减。

我逐个竹筐细细打量：率先映入眼帘的当数冻柿子，这是陕西冬日里极具标志性的时令佳果。冻柿子多是本地的火晶柿子制成，熟透后色泽艳红似火，经寒冬一冻，表皮微微起皱，颜色愈发深沉浓郁，仿佛被岁月沉淀了一般。正如古人云：“色胜金衣美，甘逾玉液清。”吃的时候，将冻柿子置于冷水中浸泡片刻，待柿子慢慢软化，轻轻撕开一点皮，便能尽情吸食那如蜜般甘甜浓稠的柿汁，口感软糯香甜，在舌尖上化开一抹浓郁的醇厚。

与冻柿子相伴的，还有冻软枣。小小的枣儿黑紫发亮，犹如一颗颗袖珍的紫宝石。别看它个头不大，滋味却极为独特，既有枣的香甜，又因冰冻而增添了几分清凉，咬一口，那股子甜意就在口中散开，带着淡淡的自然果香。

此外，冻红薯也是常见的美味，红薯被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，经过冷冻，内部的糖分仿佛被进一步凝练。放在锅里煮熟后，香甜的味道能弥漫整个屋子，口感绵密，甜而不膩，每一口都是在享受大地馈赠的甜蜜宝藏。

在这寒冷的冬日，街头售卖的凉皮又是别样的风情。虽说凉皮四季皆有，可冬日里的凉皮却别有一番风味。

陕西的凉皮种类繁多，有秦镇米皮、宝鸡擀面皮、汉中热米皮等等。“秦中自古帝王州”，这凉皮亦在岁月中传承着古老的韵味。在冬天，凉皮摊上会支起一个小煤炉，用来保持温度，防止凉皮过快变硬。调制好的凉皮，放上豆芽、黄瓜丝、面筋等配菜，再浇上辣椒油、醋、蒜水等调料，搅拌均匀。在寒冷的天气里，吃上一口，凉皮的劲道、配菜的清爽与调料的浓郁完美融合，那酸辣可口的滋味瞬间就能驱散周身的寒意，让人吃得酣畅淋漓。

而陕西冬日最具特色的街头美食，非羊肉泡馍莫属。

“陇馐有熊腊，秦烹唯羊羹。”在寒冷的街头，羊肉泡馍的店铺总是热气腾腾。馍要自己亲手掰碎，大小均匀的馍粒浸满了羊肉汤的醇厚鲜香。羊肉炖煮得极为软烂，入口即化，鲜嫩的羊肉与筋道的馍粒相互交织，再加上粉丝的爽滑、葱花与香菜的点缀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尤其是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，走进一家泡馍店，看着那氤氲的热气在眼前升腾，听着周围食客们的欢声笑语，感受着那份独属于陕西冬日的热闹与温暖，仿佛整个身心都被这一碗泡馍所慰藉。

陕西的冬日，室外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，寒冷的天气如同一位神奇的魔法师，赋予了食物独特的口感与韵味。这种寒冷不仅没有让街头巷尾变得冷清，反而催生了更多充满烟火气的美食角落。这些冬日里的特色冻食与冬味，是陕西这片土地独有的味蕾记忆，是别处难以复刻的美食文化瑰宝。冬日来到陕西，便能深切体会到这种冷暖交替间的独特魅力，冷的是天气，热的是美食，暖的是人心。

冬味·冻味

